

入村即入戏 游客亦村民

《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》打造的是一座可走进、可停留、可回味的戏剧原乡

记者 卜令峰 闫红强 文/图

三十年前,这里是一片“天上无飞鸟、地上不长草”的戈壁荒滩。三十年后,在永宁县闽宁镇,一座前所未有的文化地标——《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》,正在拔地而起。总投资1.05亿元、规划用地73.91亩的戏剧村落,以西海固、吊庄移民、闽宁协作、现代未来四大历史时期为叙事主线,试图用戏剧的方式,立体讲述“干沙滩”蝶变“金沙滩”的奇迹。

从“看戏”到“入戏”,从“观光”到“共情”,《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》不做短暂打卡的观光景区,而是打造一座可走进、可停留、可回味的戏剧原乡,让历史可触摸、岁月可感知、精神可传承。

但真正让这座村落“活”起来的,不是舞台上的专业演员,而是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。



戏剧村落一角。

03 入村即入戏： 四个剧场 四种情感

《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》总导演刘正告诉记者,接到这个项目时,既兴奋又迷茫,“这样的题材在全国没有任何参照”。最终,团队确立了“入村即入戏”的核心理念。四个室内剧场,每个都有截然不同的观看方式:有坐着观看的,有站着观看的,有被切开后一圈观看的,还有站在上面向下看的。“没有一件重复的东西让观众看到”,刘正说:“重复我就失败。”

以《水沟村》为例,这个讲述西海固困境的剧场将采用360度环绕舞台。另一位总导演李彦如介绍:“在西海固生活时,远则要几十里地打一桶水回来,走的全是山路。我们借助一个戏剧性事件‘一碗水,是去救一头关系到主人生计的驴,还是救一个孩子的命’——这关系到主人公能否活下去的问题,让观众置身其中,如同亲历那场艰难的抉择。”

从《水沟村》出发,观众将走进更广阔的戏剧世

界。地坑剧场采用俯视式圆形观演空间,呈现一场横跨五千年的迁徙史诗——从蒙恬带领的秦军将士在边疆植下第一个“家乡”,到洛阳琴师携孕妻踏雪北上;从岑参把边关风雪淬炼成大唐诗骨,到1983年百万西海固移民把命押在这片戈壁滩上。尽头,被一次次走成起点。室外剧场《葡园·酒庄》则讲述另一段传奇。这部戏从汉代使臣张骞将葡萄种子埋入沙土的第一声祈愿开始,到1985年玉泉营窝棚里一台老旧榨汁机榨出第一滴葡萄汁的夜晚,再到2019年世界盲品大赛上“贺兰红”三个字响起的瞬间——一部戏,一杯酒,一群人,每一幕都令人动容。截至2025年底,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60.2万亩,永宁县葡萄酒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已达60亿元。这杯酒的背后,是闽宁镇从干涸戈壁到紫色产业崛起的诗篇。

04 演员即村民,演绎即生活

《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》秉持“演员即村民,演绎即生活”的理念,目前已录用并培训演职人员300余人,九成以上为本土村民。刘正强调,舞台上要的是真实的面孔:“就要那种沟壑的脸庞,那就是很真实的人。不是用一个年轻人演一个60岁的人,观众离得这么近太假了。如果真的需要60岁的角色,就是60岁的面孔,他曾经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,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。”

今年6月正式开园后,游客入园可领取专属“村民证”,凭“一票通”畅行4大室内剧场、4大室外剧场、8个演艺微剧及20个NPC互动点位,一站式观看16部精品剧目,尽享360分钟沉浸式戏剧体验。“剧目中既有轻松幽默的歌舞互动,也有深刻的、带有思想性的内容。我们希望观众从这里走出去之后,能够久久回味,而不是把它遗忘掉。”李彦如说。

永宁县副县长李石珍这样评价项目的意义:“这样的项目让脱贫攻坚精神从文字里、从宣讲中,变成可触摸、可体验、可共鸣的实景生活。这个项目的最大意义,就在于把舞台搬到了田野,把观众变成了村民。不是简单地建一个剧场、搞一台演出,而是建一个家——一个让移民群众记得住乡愁、让年轻人愿意回来、留得下来的家。”



“燕子”们直播带货。

01 “燕子”们的故事： 从围着锅台转到面对镜头

近日,在闽宁镇的直播间里,几位被村民们亲切称为“燕子”的妇女正在熟练地推介家乡特产: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宁夏山羊奶,抓紧去拍!黄花菜、杏脯果脯,打开即食的小零食特别受欢迎。”她们都是2012年搬迁到闽宁镇的移民。“以前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直播,面对镜头多少有点不自信、自卑。”一位“燕子”告诉记者,“以前就是一日三餐围着锅台转的媳妇儿,现在人自信了,精神面貌变了,家庭地位也提高了。”这些“燕子”们的生活,以后就是《看见闽宁·戏剧村落》里最鲜活的一幕。她们的故事,将被写进村落的剧情中,成为舞台上真实的故事片段。

02 一盏煤油灯和一个瓦罐： 西海固的苦难记忆

在另一间老屋里,《山海情》演员,也是《看见闽宁》演绎运营顾问的赵鸿,小心翼翼地捧出一盏煤油灯给记者讲述以前的故事。

“那个时候就用煤油灯来照明”,他回忆道:“就这么一点点光亮。小时候晚上在小屋子里点着煤油灯看书,父母夜深了会喊‘早点睡,太费油了’。”接着,他又拿起一个老旧的瓦罐:“三十多年前,我们在老家西海固,穷,主要原因就是缺水。取水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,就那一个小坑,取回来的水都是泥糊糊。天不亮就排着长队取水。”赵鸿说,几代人生活的地方,要搬离、重新开始,需要下很大的决心。

这些老物件、老记忆,同样是这座戏剧村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赵鸿手中的煤油灯和取水的瓦罐,将在6月16日之后,于四大室内剧场之一的《水沟村》中重现,让今天的观众看见那个“一碗水救人还是救驴”的生死抉择。



戏剧村落全景图。